

佛教與明朝成祖皇帝的江山

曹仕邦

明成祖（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在位）是明朝最重要的皇帝，要是沒有他的君臨施政，恐怕大明朝不可能統治中國二百九十三年（一三六八～一六六一）之久。是以他駕崩之後，其廟號當初稱為「太宗」，到了明世宗（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在位）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九月，改尊這位祖先的廟號為「成祖」。足見他謝世的一百一十四年之後，帝室後代發現倘使沒有這位先皇替大明江山建立了鞏固的統治基礎，則明太祖（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在位）所創建的政權未必能維持下來而「成」立，無從遺留給包括世宗在內的朱明後代皇帝能繼承大位，南回御宇！

明成祖朱棣是太祖的第四子，本非繼位之君。他以戰功得封燕王，設王府於元朝舊京大都（今北京市）的故宮之內。成祖之所以得天下，是借著「清君側（清除皇帝身邊的奸官們）」為名，興兵奪取侄兒建文帝（一三九九～一四〇二在位）的政權。是以得位之初，曾

面臨非常激烈的抗拒¹，當時人認為他是不值得擁戴效忠的篡位者。因此，成祖得想辦法向臣民辯釋自己是「奉天承運」，一位天命所歸的天子！

大抵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看出治下臣民普遍信奉佛教，於是他便想到利用宗教來暗示自己是佛陀認可，並且理所當然該支持的君主。成祖運用的手法如下：

首先，他在初即位的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向下頒佈一部《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一卷²。據這部佛經卷二〈仁孝皇后自序〉，稱此經是成祖的徐皇后（一三六二～一四五七）尚屬燕王妃之日，於洪武三十一年（一三八九）正月某日在閣中看閱佛經，忽然紫光瀾滿四周，燕王妃恍惚如在夢中，見到觀世音引導她到蒼閣崑山上的第一道場。觀音說：「惟契如來道者方得登此」。又指出燕王妃將遇大難，故特地將她接引來此，傳授她以如來佛經常講說的《第一希有大功德經》，說此經是「諸經之冠」，可以消弭眾

災。接連持誦此經六年的人，可以成佛。又說燕王妃將要成爲「天下母」，應熟讀此經，「以拔濟生靈」。言畢，觀音授給燕王妃一卷佛經，並囑王妃跟隨唸誦。王妃唸誦全經三遍之後，每一句都記在心中。此時節，忽聞人聲嘈雜，登時驚醒，便趕忙抓起紙筆記下觀音所授經文和咒語，之後，燕王妃日夜唸誦這部佛經來祈福。到了「洪武二十二年」³。果然遇上災難⁴，皇上（成祖）提兵在外禦侮⁵，燕王妃更「持誦是經益力」來祈求保佑。果然到了「洪武三十五年」⁶，禍難平定了，而燕王妃夫婦也高陞而爲帝后了。因此，她深感此經大有神效，故下旨雕版印刷，廣施天下云云。

如此看來，燕王朱棣豈非上天暗許的真天子？不然，佛陀又怎會命觀音傳授燕王妃以這部佛經，並預言她將東是「天下母」呢！

當然，這不過師事南北朝時齊梁之際江泌女子（約四九九～五〇五時人）的故智⁷而已。然而成祖在建文四年（一四〇二）七月纔佔據南京，明年正月便馬上欽旨付梓這部《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無疑是急於宣傳自己是衆佛靈祐的真命天子！何況，成祖並不信佛。

然而這部「佛經」的偽造並不高明⁹，是以它雖然被收入明神宗（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在位）於萬曆十二

年（一五八四）所刻的《大明聖教北藏目錄》中的《大明續入藏諸集》之中，而《大明聖教南藏目錄》則不收錄。而且《明太宗實錄》裡面亦無皇后感夢的記載。

不過，這部偽經刊布之後，不少懂得討好皇室的人紛紛向寺院請經，是以到後來政府負擔不了免費印贈；改爲向請經的人收取印刷費哩！

除了偽造一部「佛經」來自我宣傳成祖是「真命天子」而外，更有一些佛家異迹出現於永樂一朝。據釋幻輪（約一六三八時人）撰《釋氏稽古略續集》¹⁰（大正藏編號二〇三八）卷三所載：永樂五年（一四〇七）二月，成祖命西藏大喇嘛於南京靈谷寺舉行大法會薦祀皇考明太祖和皇妣馬皇后。法會舉行十四日之內，有青鷹白鶴連日畢集，檜樹與柏樹生出金色的花，有金仙和羅漢現身靈表云云。

上述的異迹，也許也只是幻輪的誇飾，但亦可能當日真個在南京出現過這許多「祥瑞」，而輪公據僧家史料作忠實紀錄。何以言之？因爲檜、柏生花，鸞鶴畢集以至金仙羅漢出現雲集¹¹等等，都屬魔術師和飼鳥師能夠辦得到的把戲。又替成祖薦祀父母的佛家大法舉行之際而有上述異迹的出現，自然爲了暗示成祖能獲佛祐！

幻輪書同卷又稱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秋天，成祖製作大批佛曲頒賜天下，這也不過強調自己崇佛的政

治手段而已。

除了編製佛曲，成祖在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已下令編集一部九卷《神僧傳》，這部書可以在《大正藏經》找到，編號為二〇六四。據《明太宗實錄》所言，是緣於成祖閱讀釋門典籍，看到載有許多具有神通能力的僧徒底異迹。但這些神僧們的記載散在眾書，世人不能盡覽。是以採集這些神異沙門事迹，聚成一冊，俾人人得知他們的神異云云。

仕邦檢讀《神僧傳》，知道這九卷共收自東漢的攝摩騰迄元朝的瞻巴國師，計二百另九位有神異表現的中外沙門底事迹。由於這些神僧的傳記絕大部份是從歷代通行的僧傳、傳燈佛教編年史等所載抄摭出來，屬於滋生史料，它們連借助作研究資料的價值也不高。起初，仕邦想不明白何以成祖要編集這麼一部無聊又無用的書？

後來仕邦細讀書中所收各位神僧的遭遇，發現神僧若為帝王官貴所敬重，則這些帝王官貴日後一定獲得靈祐；反過來說，若神僧為昏君權臣所輕侮，則這些忤作威福的統治者終會被禍。不禁想到成祖發心編集這麼一部典籍，目的在於暗示自己獲得神僧之助而登基。

何以言之？燕王謀起事之時，有精通陰陽術數的僧

人道衍替他作謀主，《明史》稱「戰守事機，皆決於道衍。帝（成祖）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是以成祖得天下後，在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四月拜道衍為「資善大夫，太子少師」，並且下旨恢復道衍出家前的「姚」氏本姓，又賜名「廣孝」。

姚廣孝（一三三五—一四一八）在成祖登基之後，於政治上襄助至大¹²，是研治明史的人所熟知的事。然而這位精通陰陽術數的道衍法師在皇帝賜名復姓又拜官之後，堅持不肯還俗蓄髮，他在上朝從政之時身穿官服，但退朝後依然回復僧衣，身居佛寺，換言之，他是以前僧人身份從政。這些異行，豈不足以稱為「神僧」？

以前明太祖起義之時，有仙人周顛、鐵冠道人、月庭和尚、張中等異人為助。現在成祖獲姚廣孝以僧人身份助成大業，及至定鼎後仍始終翼贊，豈非一如他的父皇之有異人相助？故仕邦為成祖的編集《神僧傳》，並非為了宣揚神僧異迹，而在於達成有利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永樂十五年（即《神僧傳》成書之年），姚氏依然住世而仍以僧人身份服官於朝廷之中。

成祖之利用佛教作為解釋其得帝位是僧佛共祐；天人所歸，已如上述，然則這些宣傳的成效如何？以史闕有間，難以詳究。據仕邦閱讀所得，成祖的上述宣傳行

動往往引起一些反面效果：據《太宗實錄》卷三十六所載，在永樂五年（一四〇七）正月，有南京和江浙一帶的軍民子弟一千八百多人先自行披剃為僧，再赴京師向禮部尚書衙門要求頒給度牒，承認他們的「法師」身份。禮部上奏之後，成祖登時大怒，說父皇明太祖已訂下出家制度，一個人要年臻四十歲以上方許為僧尼，如今這批年青人居然敢要求就地合法，是不知有朝廷了！氣得下令將他們全體送兵部尚書衙門，編為軍籍，送到遼東、甘肅當兵！

這件事發生於永樂元年頒布《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後四年，分明這批軍民子弟誤會成祖真個崇佛，以為這樣會討好皇上。而成祖所以大怒，因為他覺得自己的政治把戲被別人利用，故氣得將這近二千人拍錯馬屁的人全部發戍邊遠地區去挨苦！

《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三說永樂六年（一四〇八）三月，福建地方政府上奏，說當地有柏樹生花的祥瑞，成祖下勅責為妖妄。沒想到跟著蘇州和揚州兩府又奏有檜樹生花的徵祥！

這件事發生於前引永樂五年成祖為皇考皇妣建法壇薦祀；而檜柏生金色花的後一年，分明福建、蘇州、揚州三處地方官以為奏稱轄地有檜白生花，可以討好皇帝

，孰知觸動了成祖的隱私，反遭叱責。而福建該已被責，蘇揚二州的同樣奏章又來！

《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二稱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二月，山東浦臺縣有妖婦唐賽兜作亂。唐賽兜是縣民林三之妻，她自幼愛讀佛經，作亂時自稱「佛母」，倡言能預知一件事的成敗，又說可以剪紙為兵、馬，作法使它們變成真兵真馬去打仗。唐賽兜來往山東一地的益都、諸城、安上、莒州、即墨、壽光等縣，扇誘愚民，擁眾五百名人之後，便興兵作亂。

這件事發生於永樂十五年成祖下令利行《神僧傳》以傳播於天下的三年後。唐賽兜起事雖然屬於白蓮教的叛亂活動，然而若非《神僧傳》的頒行誘導了人們相信「神僧」能示現種種異蹟，則唐氏那一套自稱「佛母」；既能預知成敗，復能剪紙為人、馬再變成真兵真馬的詭言，又豈能扇誘愚民，終而發展成亂事？

根據上述三項反面效果，說明了成祖多年來利用佛教來申言自己應該擁有中國的江山，是收到一點成效的。起碼民間誤以為他真個崇佛，神僧真個曾示現奇蹟，因而有軍民子弟未經政府同意便自行披剃，再求廣牒；州官拍錯馬屁和唐賽兜詭稱佛母來號召作亂等事。當然，這些反面效果是教成祖暗地裡啼笑皆非的。

——本文據拙作〈明成祖對佛教的政治利用〉改寫，拙文形成《國際佛學研究年刊》創刊號，國際佛學研究中心編印。台北，民國八十年。

註：

1. 例如他登極之初，請名望甚高的建文帝屬下大臣方孝孺替他撰寫宣告天下的「即位詔」，而滿腦子儒家思想的方氏寧可接受「十族之誅」（本身九族，加上他教過的學生們列入第十族）也堅決不肯執筆。又，建文帝的首都南京城破之日，許多官員及民眾紛紛自殺以示寧死不降這叛逆的燕王。上述兩事，許多研究明史的著作都有述及。
2. 這部佛經，今收在《卅字續藏經》第一冊。
3. 燕王登基為帝之後，為了抹去民間對建文帝的記憶，下令將以「建文」為年號的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故這裡的「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一三九九）」。
4. 指建文帝聽從齊泰與黃子澄兩位親信的意見，發動對付各位封王的叔父們的「削藩」行動。
5. 指成祖為了抵抗削藩而起兵跟侄兒爭天下。
6. 即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參註三。
7. 據《出三藏記集》（大正藏編號二一四五）卷五（新

- 集疑偽經錄》所言，南齊末年（約五〇六～五〇七），大學博士江泌的未婚女兒江民子（卒於五一六）經常閉目靜生，之後便口誦出些佛經，計有二十一種三十五卷。《出三藏記集》撰人釋僧祐（四四五～五一八）認為這些並非自印度傳入，並經過華人翻譯的經典，是此土之人所造的偽經。
8. 從《明太宗實錄》卷三，永樂二年（一四〇四）五月戊午日明成祖跟永春侯王的對話可見，今不詳引。
 9. 例如經文說觀音將燕王妃在夢中引導到「耆闍崛山上的第一道場，說是佛陀說法的道場，實則「耆闍崛」是梵文Gṛdhrakūṭa的對音，即華人佛教徒所知的「靈鷲山」。此山曾是佛陀修行之地，而非弘揚佛法之所，足見奉命偽造此經之人對佛教歷史所知有限。
 10. 元朝釋覺岸（約一三五四～一三五五時人）曾撰四卷的佛教編年史《釋氏稽古略》（大正藏編號二〇三七），故幻輪所撰的三卷編年史只好退稱「續集」。
 11. 羅漢與金山古雲間出現，仕邦推測可能是製造大型的人形熱汽球。因為明朝以前，華人已懂得製造如今我們常見的天燈，天燈就是熱汽球。
 12. 如《永樂大典》的編纂，遣三保太監鄭和（一三七一～一四三三）下西洋等大事，姚廣孝都參與謀畫。